

## ShenJialu

## 餐桌边的歌舞



沈嘉禄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爱好美食和收藏

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参观长春伪皇宫。溥仪换个地方又当上了皇帝，但是我对他身穿日本大元帅礼服的尊容没有兴趣，对他与婉容、文绣、谭玉龄的故事也没有兴趣，唯独在餐厅里发现了极为夸张的配置：一套铜管乐器，长长短短十来件。据讲解员说，溥仪每天吃饭，就要乐队为他演奏助兴。这是真的吗？我看餐厅虽然不小，但乐队与餐桌的距离不会超过十米，铜管并非丝竹，一旦鼓噪起来必定震耳欲聋，康德皇帝不怕胃痉挛吗？

不过就此对餐桌边的“文艺表演”多了一分留意。随着魔都餐饮市场的繁荣繁华，餐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，各种招式层出不穷，餐桌边的歌舞也就成了招徕食客的利器。福州路东端开过一家魔术餐厅，魔术大师腾龙在那里表演过，一时哄传。延安路高架还没通车之前，在四川路口的一条弄堂里开过一家南海渔村粤菜酒家，海鲜生猛，镬气汹涌，老板陈浩光是个帅哥，曾荣膺广东“十大流行歌星”，他安排一辆“复古”的黄包车将老年客人载到店门口，又请两个印度人装扮成“红头阿三”拉门迎客，食客酒酣耳热之际，老板披挂登场一展歌喉，上至师奶，下至靓妹，无不为之颠狂。

不久，淮海中路新起了几幢商务楼，配套的餐饮也相当时尚，有一家以东南亚风味立身扬名的“蕉叶”餐厅，我去体验过几次，马来牛尾汤、辣椒酱炒鲜鱿、酥炸鱼肉酿青蚝等都极有特色。更令人难忘的是就餐气氛，正当大家推杯换盏之际，十来个小伙子和姑娘突然跑到食客中，有的拿着勺子当作话筒，在一只皮鼓和一把吉他的伴奏下唱起来，有的拿着托盘高高抛起又稳稳接住、飞快旋转，载歌载舞，热情奔放。他们都是菲律宾籍服务员，从小能歌善舞，每到这个点上就会来一场歌舞表演，甚至邀请食客一起摇摆，你还

真难以拒绝呢。主客相悦，一下子把气氛推向高潮。还有一次，南京东路海仑宾馆举办泰国美食节，我也有口福分得一杯羹。那次喝到的冬阴功回味无穷，一个泰国美女——赤足，手腕上套两枚玉镯，眉间点一颗朱砂痣——在料理台前为每个客人分汤，操作完毕，理一理鬓发跳起了泰国舞蹈，一招一式收放自如，于餐桌间从容穿插，回眸一笑百媚生。

后来，不少餐厅都引入了歌舞元素，传统一路的也趁势回归，有一次与朋友在八万人体育场下面的“新农村”吃饭，这个场子的装潢着力表现农业文明，包房都以生产大队命名，墙上挂着农具与辣椒、玉米等，与旁边回望工业时代的“九车间”异曲同工，都由同一个老板经营。新农村里的菜式中有刀板香、红烧肉、小葱肉皮之类，酒从坛子里直接倒出来，大碗装满，这情景很容易让食客肆无忌惮。老板还嫌不够热闹，请两个评弹演员来表演《三笑》，可怜吴依软语刚刚飞出咽喉就被巨大的声浪吞没，斯文扫地啦！

至于昆曲、京剧、钢琴、小提琴、流行歌曲等，如今还在酒楼餐厅绕梁三匝，余响不绝，不过最让我难忘的是在淮海中路一家俄罗斯风格餐厅里的体验，大肉丸子、大列巴、熏肉肠、罗宋汤、格瓦斯，吃到一半手风琴响起，四五个俄罗斯俊男倩女来到面前，呈上歌单，我点了一支《山楂树》。这琴声，这歌声，绝对是专业水准。朋友认识的餐厅老板过来告诉我：他们都是苏联的功勋演员，苏联解体后就失业了，从哈尔滨一路南下，在上海赚钱虽说不多，却是莫斯科大学教授工资的十几倍。

这家餐厅几年后消失了，但那歌声不时在我的脑海里激荡，似乎是上世纪二十年代霞飞路风行一时的俄餐馆的回光返照！

**这家餐厅几年后消失了，但那歌声不时在我的脑海里激荡。**

这家餐厅几年后消失了，但那歌声不时在我的脑海里激荡，似乎是上世纪二十年代霞飞路风行一时的俄餐馆的回光返照！

这家餐厅几年后消失了，但那歌声不时在我的脑海里激荡，似乎是上世纪二十年代霞飞路风行一时的俄餐馆的回光返照！

这家餐厅几年后消失了，但那歌声不时在我的脑海里激荡，似乎是上世纪二十年代霞飞路风行一时的俄餐馆的回光返照！